

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

著 蘇 蘇

中原新華書店印行

一九四九年六月

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

著者

蘇

蘇

出版者

中原新華書店

發行者

中原新華書店

一九四九年六月出版

豫版(時)0001—5000

目次

有沒有寫童話.....	一
一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.....	九
二 啊哈，上海人扭起來啦.....	一八
三 真的到了上海.....	二九
四 「慢慢的，快了。」.....	四一
五 「不許」，「不要」.....	五一
六 二流子，多可羞.....	六一
七 要有勞動觀念.....	七四
八 上海應該組織民兵.....	八六
九 過新年.....	九八
一〇 扭一個秧歌舞.....	一一五
一一 上學.....	一二二
一二 開個鬥爭會.....	一四五
一三 自己管自己.....	一五七

一四	警告.....	一七〇
一五	小巧子回「家」去了.....	一八二
一六	大家來跳秧歌舞呀.....	一九四
一七	咱們一定要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.....	二〇九
後記		二一八

有沒有寫童話？

真可把我急壞啦！一碰到熟悉的同志，他們總是要這樣問我的：

「有沒有寫童話？」

唉，怎末回答呢？一個人就不應該吹牛的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你沒有寫童話，怎末可以說寫了童話呢？於是，我就回答：

「我沒有寫。」

你看，作興這樣麼？我說沒有寫不就完了麼？但同志們却偏偏還要這樣問我：

「爲什麼不寫呢？」

「唔唔……」於是我就軟氣了，我真想說明我沒有寫的原因，同志們却又說了下去：

「爲什麼不寫呢？可以寫一本解放區的童話。不是麼，解放區的兒童們可真英雄

哪！比方……」

「唔唔……」我沒有話說。我心裏可真難過。

是的，我到了解放區不是有三年多了麼？三年多裏面可以不寫出一本童話麼？你在

上海的時候，五年時間裏，不是寫了十幾本童話麼？

我沒得話說，我只是：「唔唔……」。

新安旅行團在鹽阜區，小同志們就常常寫信給我：

「替我們的兒童生活寫些童話好麼？」

新年裏，他們寄給我一張「兒童之友」的賀年片，我真想哭了。唉，三年多，我因為在機關裏工作，把解放區的小同志們却忘掉啦！我沒有寫出一本——不，一篇童話來，這不是你把解放區的小同志們忘掉了麼？

這次到淮陰來，從前在上海認識的同志們，碰到不少，一碰到，就問我：

「有沒有寫童話？」

你看，作興這樣麼？可是，他却偏偏又這樣問我：

「爲什麼不寫呢？」

你看，那個同志圓睡着兩隻眼睛，好像又要問啦！我忙說：

「真是抱愧得很啊！我太不注意解放區小同志們的活動啦！我以後一定要注意，我要去了解他們的生活，我以後一定能夠寫得出來的。怎末，你不相信麼？唉，同志，好同志，你瞧吧！」

於是，我開始想了。

唉，想不出啊！一點，一點點，一點點點也想不出來啊？解放區什麼都是新的，連

小同志也是新的。我平時又沒有去好好了解那些新的小同志們的生活、的工作，怎末想得出來呢？

於是，我歎氣了。我難過了。

啊哈，正在這當兒，巧巧，這個十一歲的小姑娘——啊哈，不，巧巧就不答應我叫她「小姑娘」，她說：

「多難聽呀，小姑娘。」

好，那末就叫你巧巧吧，你真是個淘氣的小同志。

怎末，巧巧也不答應我叫麼？那末，叫你什麼呢？

巧巧嚕一嚕小嘴巴，說：

「不要你叫我巧巧，要你叫我巧子。」

噢，爲什麼要叫你小巧子呢？

「老百姓看見我秧歌舞扭得好，就問：這小同志叫什麼名子呀？我就告訴她們：叫巧巧。她們就咧開嘴巴笑：呵，叫小巧子。從此，我就叫小巧子，我歡喜這個小巧子的名子呀！嗨，什麼都要羣衆路線呀，羣衆不高興叫你巧巧，你却偏偏要叫巧巧，這就叫做不走羣衆路線。咱們毛主席——對，毛主席你曉得麼？……」

啊哈，你看，巧巧——啊，不，小巧子的兩隻大眼睛，睜呀睜的，盯着我瞧，又問了一句：

「曉得麼？」

我高興地笑了。我故意說：

「不曉得。」

她却發脾氣啦。她說：

「不曉得，我就不跟你談。」

唉，作興這樣麼？我歡喜你，小巧子——你看，我叫你小巧子啦，你跟我談吧。

「那末，我問你：你曉得毛主席麼？」

「我曉得。」

「他是怎末樣的人？要你馬上回答！」

啊，要我馬上回答麼？好，我馬上回答你：

「是中國人民的救星。」

「還有呢？」小巧子兩隻大眼睛發出烏黑烏黑的光來，盯着我瞧，一動也不動。

「還有，唔唔，還有……」

小巧子可真不作興呀，她見我回答不出，她就說：

「啊，這末大的人啦，也回答不出。」

我一把抱過小巧子來，我說：

「小巧子，還有什麼呢？告訴我。」

「告訴你是可以的，不過要給我括個鼻子。」

唉，這怎末可以呢？

可是小巧子說：

「不括麼？那我就走了，我就不給你說啦！」

小巧子真的要走啦！這怎末可以呢？我忙說：

「好好，我給你括個鼻子，我給你括個鼻子，不好麼？」

我就把臉向小巧子湊去，小巧子就伸出一條手指來，把我的大鼻子括了一下。

「好啦，鼻子給你括過啦，你就要告訴我啦！」

「好，告訴你：毛主席是咱們小孩子的爸爸。」

哈，是小孩子們的爸爸！

「可不是嗎？你沒看見過一本書，叫做毛澤東的故事，那裏面寫着，毛主席多疼愛

小孩子麼？毛主席不是咱們小孩子的爸爸是什麼？」

我怕小巧子不高興，我忙說：

「是的，是的，毛主席就是你們小孩子的爸爸。」

小巧子這下子可高興啦！她說：

「咱們毛主席就叫咱們大同志和小同志，都要走羣衆路線的。」

哈哈，這個小巧子可真不平常呀！這末個小傢伙，要是在上海，生在一個爸爸媽媽

疼愛的家庭裏，說不定還掛着鼻涕呢——掛鼻涕可多醜呵！媽媽一走開，包你獻「烏哇」地哭啦！

我想，這個新的小巧子一定有一本童話可寫。於是，我就帶小巧子走到街上去，買了一斤花生米子，我說：

「小巧子，我請你吃花生。」

「好呀，請客麼？」

「請客，請客。」

我又帶小巧子回到我的小房間裏來，我問：

「小巧子，你幾歲到解放區來的？」

小巧子剝開一顆花生，她眨眨眼睛，她說：

「六歲來的。」

「一個人來的麼？」

「跟爸爸媽媽一同來的。」

「現在你的爸爸和媽媽呢？」

「到上海去啦！」

「什麼，到上海去了麼？」

小巧子把剝開的花生壳丟了，小聲小氣地說：

「不要給人說，回頭傳出去，給反動派聽得了，不好的。」
 唔哈，你看，小巧子的政治警覺性可真高呀！於是我又問：

「爸爸媽媽不帶你去麼？」

「不，爸爸媽媽帶我去的。」

「怎末，帶你去的麼？怎末……唉，小同志不作興吹牛的，既然帶你去，怎末在淮陰城裏呢？」

小巧子說：

「怎末，你不相信麼？告訴你，蘇蘇同志，我一點也不吹牛的，爸爸媽媽帶我到上海去，後來，我不高興在上海——真的，誰高興在反動派地區裏呢？那裏就一點也不自由的，一點也不民主的。我就對爸爸媽媽說：爸爸，媽媽，我不要住在上海啦，上海一點也不好，我要回到解放區去。回頭，爸爸不肯，媽媽更加不肯。後來，我一定不肯在上海。真奇怪，爸爸媽媽一到不自由不民主的上海，他們也不民主起來啦，他們就不肯給我自由，他們不讓我回到解放區。後來，我就哭啦……」

啊哈，小同志作興哭的麼？哭多醜啊！小巧子忙說：

「日本鬼子和漢奸痛罵我們，我不哭的。可真奇怪，爸爸媽媽壓迫我，我就氣不過，我就要哭啦。後來，我說：爸爸，媽媽，你們不民主，我批評你們，你們應該自我檢討一下，這對麼？」

哦，女兒作興批評爸爸和媽媽的麼？

「蘇蘇同志，你沒有攪通這個問題，為什麼女兒不可以批評爸爸和媽媽呢？我的同學大海子，就批評他的爸爸生活吊兒浪當、二流子呢。」

唉，小巧子對的，爸爸和媽媽如果不對，做女兒的和做兒子的就可以批評他們的。我忙承認我的不對。我說：

「後來你的爸爸和媽媽接受你的批評麼？」

「後來爸爸和媽媽就讓我一個人回到解放區來啦！」

哦，這樣麼？啊哈，可以寫一本童話啦！就拿小巧子跟爸爸和媽媽到上海去，後來小巧子又不高興在上海，回到解放區來的故事寫本童話不是很好麼？我就對小巧子說：

「小巧子，好，告訴我，把你怎樣跟爸爸和媽媽到上海去，後來又怎樣不高興在上海，回到解放區來的事告訴我好麼？」

小巧子看着堆在桌子上的花生，說：

「你不是叫我吃花生的麼？」

啊哈，對啦，買了花生不叫小巧子吃，却要她講故事，這作興麼？我就說：

「好，小巧子，那末你先吃花生吧，吃了，再講；講不完，明天講；再講不完，後天講；要是再講不完呢？好，那末，再後天講吧！對了，我請你今天吃晚飯，我去買五

塊錢牛肉，好麼？」

小巧子笑笑。我就說：

「小巧子，你等一等啊，你先吃起來，我去買牛肉。」

我就跑出去買牛肉啦！

啊哈，我就寫小巧子的故事吧！

可是，小同志們，你可不要着急，等小巧子吃了花生，讓她把故事講給你們聽好啦！

一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

鬼子投降啦！

這消息傳出來，誰都高興呀，高興得發狂啦！

小巧子不管天氣怎末熱，就扭起秧歌舞來，和同學們一塊到鄉裏去。他們扭着秧歌舞，唱着小調子。他們把鬼子投降的消息告訴給大眾聽。

可是，作興麼？反動派不繳鬼子的槍，還把二鬼子改編成「老中央」，就一起打起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來啦！

大家都不高興，大家都恨反動派，你看，反動派還倚仗外國反動派的勢力，向解放區進攻呢。

小巧子也不高興，小巧子也恨反動派，小巧子說：

「反動派真混蛋呀！」

於是，小巧子又扭起秧歌舞來了，小巧子和同學們又到鄉裏去，到集鎮上去，他們的小嘴巴子，唱出反動派的罪惡來。

老百姓看了這個小宣傳隊的秧歌舞，聽了這個小宣傳隊的小唱歌子，他們也恨起反動派來了。

「反動派不對呀，平時不打鬼子，等鬼子投降了，倒來扯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腿，向咱們解放區的老百姓進攻！」

「共產黨來了，咱們老百姓才當起家來，咱們老百姓生活才改善，現在老中央要來，啊，這可萬萬不行！」

「過去咱們在老中央下面過過日子的，老百姓就不能當家，老百姓就苦得沒得命，咱們不能讓老中央來！」

老百姓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大家惱火。

小巧子的小宣傳隊，秧歌舞就扭得更加來勁，他們唱着：

同胞們呀，

團結起來！

我們要呀！

保衛家鄉！

「對，咱們老百姓要團結起來，要保衛家鄉，不讓反動派插進一隻臭腳兒來！」

小巧子的小宣傳隊，秧歌舞就排得更加來勁啦！小巧子身體累了，嗓子啞了。可是，小巧子還是扯，小巧子還是唱。她天天，跟着同學們，到鄉裏，到集鎮上去。

有一天，小巧子從鄉裏回到學校裏去，她看見一個穿制服的大漢子，站在媽媽跟前。小巧子一看，就曉得這個大漢子就是她的爸爸。

啊，爸爸就有幾個月沒有來了！媽媽和小巧子啦！爸爸忙得很呀，爸爸在幹革命，爸爸當然沒得空來！媽媽和小巧子啦！

爸爸挺愛小巧子的。爸爸要麼不來，一來，就要給小巧子買些東西吃。爸爸還要抱抱小巧子。爸爸總歸是這末問小巧子的：

「小巧子，學習怎樣？」

也不等小巧子回答，爸爸就說下去：

「要好好學習，大了就可以大幹哪！」

有一次，爸爸批評小巧子：

「你發媽媽的脾氣嗎？唉，不要做小姐啊，一個小革命家，就不應該在媽媽跟前撒

脾氣的，曉得嗎？」

小巧子不高興了。唉，作興麼，你爸爸一兩個月來看咱們一次，可以那末不客氣的麼？可以批評小巧子的麼？小巧子就不吃爸爸買來的東西，小巧子就往外邊一跑，跑啦。

後來，爸爸把小巧子找來了，爸爸抱着小巧子，爸爸問小巧子：

「不高興麼？」

爸爸搖搖頭，爸爸沒說什麼，爸爸把一塊糖送到小巧子的嘴巴裏。

小巧子「哇」的哭了。

爸爸說：

「多羞呀，小革命家哭啦！」

小巧子真地羞起來了。唉，怎麼攪的，怎末哭起來啦？唉，爸爸的話對的，不要做小姐。向爸爸哭，就是小姐氣呀。

爸爸把小巧子放下地來，爸爸說：

「小巧子，爸爸給你扭個秧歌舞。」

於是爸爸扭起來啦。

爸爸扭得一點也不好看。小巧子笑起來了，小巧子說：

「多難看。」

爸爸也笑起來了，爸爸說：

「那麼，你扭個好麼？」

媽媽在旁邊說：

「對，小巧子扭個吧。」

媽媽對爸爸說：

「這小鬼才扭得好呢。」

小巧子就扭起來了。

.....

小巧子看着那個大漢子，小巧子就想起那件事來。小巧子淌滿汗的小臉上，露出一個淺淺的笑來。小巧子想：爸爸多好呀，這次我可不能向爸爸撒野啦，我可不能有小姐氣啦，我要在爸爸的跟前，表現出咱是個小革命家。

小巧子就走進屋裏去，小巧子叫了聲：

「爸爸。」

爸爸回過頭來，就一把抓着小巧子的手，爸爸問：

「小巧子，你們在外面宣傳麼？」

小巧子真想把這幾天的情形向爸爸報告一下，可是爸爸就不讓小巧子說，爸爸儘管自己說下去：